

杜詩鏡銓



四部集要集部

唐·杜甫撰
清·楊倫注

杜詩鏡銓

新興書局發行

杜詩鏡銓二十卷楊西蘇先生撮各家箋注爬羅抉剔博采而得所折衷俾杜公
倦倦忠愛之隱節解章疏洗發呈露秋帆尚書以為少陵功臣洵非虛語余誦之
心折久矣戊辰奉

命承乏兩川公餘之暇過城南草堂瞻拜遺像慨想流風恍一一於詩遇之今年
春校刊四史歲事念東南兵燹以後公集板燬無存爰覓善本付梓并取張上若
先生工部文集註解二卷附後讀詩者息衆說之紛拏仰光燄之萬丈而杜公真
切深厚之旨益昭然若揭焉工既竣遂以是書藏之草堂用廣流傳並集公吏情
更覺滄洲遠詩卷長留天地間二語為聯懸廡下以志欽企云
同治十一年壬申六月頭品頂戴總制四川使者盱眙吳棠序



杜拾遺集詩學大成其詩不可注亦不必注何也公原本忠孝根柢經史沉酣於百家六藝之書窮天地民物古今之變歷山川兵火治亂興衰之蹟一官廢黜萬里饑驅平生感憤愁苦之況一一託之歌詩以涵泳其性情發揮其才智後人未讀公所讀之書未歷公所歷之境徒事管窺蠡測穿鑿附會剽剽不休自矜援引浩博真同癡人說夢於古人以意逆志之義毫無當也此公詩之不可注也公崛起盛唐紹承家學其詩發源於三百篇及楚騷漢魏樂府吸羣書之芳潤擷百代之精英抒寫胸臆鎔鑄偉辭以鴻博絕麗之學自成一家言氣格超絕處全在寄託遙深醞釀醇厚其味淵然以長其光油然以深言在此而意在彼欲令後之讀詩者深思而自得之此公詩之不必注也是公之詩卷流傳天地間原自光景常新無注而公詩自顯有注而公詩反晦矣宋元明以來箋注者不下數十家其塵羹土飯蟬聒蠅鳴知識迂繆章句割裂將公平生心蹟與古人事蹟牽連而比附之而公詩之真面目真精神盡埋沒於金罍垢穢之中此公詩之厄也注杜而杜詩之本旨晦而公詩轉不可無注矣陽湖楊進士西畬少游名場即工聲韻之學宗仰少陵能篤信謹守涉其藩籬窺其堂奧搜羅古集攷核遺文片言隻字有闕

於杜詩者節取而錄存之歲月既久積成卷帙爰製杜詩鏡銓一書以質於余余
自束髮授詩與吳下諸子結為吟社每討論源流必以王部為宗有友人株守明
人箋注一冊珍為枕中秘本謂能箋釋新舊唐書時事確當詳贍此讀杜之金針
也余應之曰如此何不竟讀唐書友人廢然而去今閱楊君是書非注杜也將各
家注杜之說剗削紕繆盪滌無穢俾杜老之真面目真精神洗發呈露如鏡之不
疲於照而無絲毫之障翳也是由前之說杜詩之不可注不必注竊冀當代宗工
扶輪大雅挾草堂之精髓求神骨於語言文字之外而棄初得之筌虎也由後之
說近日杜詩之不可無注又以風雅賈絕迹塗末遠探浣花之明端趨向而
識指歸為後學示以津逮也則楊君是書安得謂非詞壇之正的少陵之功臣也
哉

乾隆壬子孟春下泮鎮洋畢沅書於武昌節署之戴桂軒

余夙聞楊子西河名來晚出示所著杜詩鏡銓二十卷首言用力幾二十年排纂成帙又閱五年其於杜可謂勤矣昔之治三百篇者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傳注家以詩為最古詩傳猶未能盡應爾雅戔則多以禮注詩論者謂其特長於禮此注之難也今言詩率舉陶杜為獨得三百篇遺意陶詩自梁昭明太子北齊陽休之編次外注者絕鮮宋時注杜已有王洙宋祁王安石黃庭堅薛夢符杜田鮑彪師尹趙彥材等九家原書不傳尚見於郭知達之所不之奧博有非詁訓不顯治亂之迹與國史相證近於變風雅之義注家徵實病其支虛則鑿章比句櫛則固治杜之倍難於諸家也是編裁擇各本草薙沙汰以歸簡約使讀者開卷瞭然至其疏通證明往往出前賢尋味之外又博採諸名家評隲附列簡端如元高楚芳採劉辰翁之例而後杜詩之學闡發始無遺憾雖其沉著獨絕殷殷乎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者仍必待其人自領之要之學者得此為津筏厥功為不朽矣

乾隆辛亥嘉平月大興朱珪序

乙巳歲余任湖北糧儲道值楊君西鰭掌教江漢書院愛其品粹學醕還往無間
今歲來訪余皖江藩署出所著杜詩鏡銓見示並索序於余余讀竟作而嘆曰少
陵詩兼綜眾體冠絕古今昔人稱之為詩史為詩聖復何容贅一辭然子美非僅
以詩見也子美以一小臣旋遭罷黜乃流離困躋每飯不忘朝廷忠義自出於天
性至其才與識則亦有過人者在安史之亂方劇扼冠蘆關斬鯨遼海論事輒中
機宜多與李郭諸公相合以及回紇吐蕃之蹂躪強藩分鎮之不恭官豎典兵之
為害皆有以見於幾先而憂深慮遠美王相國則思復屯營之制嘉元道州則深
哀徵歛之苛迨勸修德以致時和法斗魁而求元輔於本原之地尤三致意焉使
得行其志所謂致君堯舜再使俗淳者良非虛語乃宋祁無識輒云公好論天下
大事高而不切亦猶陳壽作史謂將略非武侯所長觀公蜀中懷古詩宿仲之聞見
伊呂指揮若定夫蕭曹非徒詠古蓋亦借以自況也顧公詩包羅宏富含蓄深遠
其文約其詞微稱名小而指極大舉類通而見義遠亦有如太史公之稱屈原者
其解往往視忠愛為刺譏等憂危於訐激詩義晦而公之所為自比稷契
者其志亦將以不明於天下揚子所精二十餘年乃盡得其要領章疏節解珠聯

繩貫於異說如蠅一一爬羅而剔抉之以求其至是如鏡燭形一經磨瑩而其光愈顯使凡讀公詩者有以知公之志悄然興悲肅然起敬信足動天地而感鬼神他如棲屑之出北史扶持之出漢書寄韓諫議詩楓香之當引十洲記江樓夜宴詩海查之當引拾遺記皆舊法搜索所未及其餘訂正舛謬不一而足又昔遊詩商山呂尚當指汾陽郭侯瞿唐出峽詩伊呂韓彭斷指杜相崔旰攷證詳確尤能發前人所未發然後嘆其用心勤而為學博有功於子美之多也昔松陵朱鶴齡氏著杜詩輯注一時盛行於世至雞林賈人亦爭購其書是編出吾知其不脛而走必有以先覩為快者其為嘉惠來學豈淺鮮哉爰不辭而為之序
乾隆歲次辛亥長至後二日滇南同學弟高博撰

自昔稱詩者無不服膺少陵以其原本忠孝有志士仁人之大節而又千黨萬狀
如古涵今無有端涯視他人尋章摘句為工者真不啻岱華之於部婁江海之於
潢潦也顧其學極博體極備用意極深遠自非反復沈潛未易諳然已解宋以下
注杜者名有千家過來論列者亦不下數十家然繁簡失中卒少善本余自束髮
後即好誦少陵詩二十年來凡見有單詞隻字闕於杜詩者靡不採錄於舊說多
所折衷年來主講武昌閒居無事重加排纂義有舛滯至忘寢食不覺豁然開明
若有神相之者凡閱五寒暑始獲成書竊謂昔之杜詩亂於偽注今之杜詩汨於
謬解多有詩義本明因解而晦所謂萬文光焰化作百重雲霧者自非摧陷廓清
不見廬山真面惟設身處地因詩以得其人因人以論其世雖一登臨感興之暫
述事詠物之微皆指歸有在不為徒作計公主平惟為拾遺侍從半載安居草堂
僅及年餘此外皆饑餓窮山流離道路乃短詠長吟激昂頓挫高目者民生繫懷
者君國所遇之困阨曾不少芥蒂於其胸中自古詩人固窮砥節不隕其志上下
千年惟淵明可以抗行然後嘆子美真天人也公之為詩多出於所自道其曰毫
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又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皆非公不足當此語至於妙

取鑿䟽棄高宜百萬層知詩外自有事在而但索之於語言文字間猶其淺也今
也年經月緯句櫛字比以求合乎作者之意殆尚所云鏡象未離銓者然一切擅
釀叢脞之說剪難無餘使淺學皆曉然易見則亦庶幾刮膜之金篦也夫
乾隆歲在重光大淵獻中秋前五日陽湖楊倫題於武昌江漢書院之見山樓

舊唐書文苑本傳

劉昫

許音

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

宋注

按晉書杜預傳云京兆杜陵人又周書宰相世系表載襄陽杜氏出自預少子尹公自稱預十三葉孫其為尹之後明矣後又自襄陽徙居河南故公之田園都在鞏洛其族望本出杜陵故詩每稱杜陵野老進封西岳賦表曾祖依藝位終鞏令祖審言終膳部員外郎自有傳父閑亦云臣本杜陵諸生也

終奉天令甫天寶初當作開元末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元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當作右衛率府參軍十五載祿山陷京師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拜右當作左拾遺宋注公自京師西竄謁肅宗於鳳翔舊史誤也房琯布衣時與甫善時琯為宰相請自帥師討賊帝許之是年十月琯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琯罷相甫上書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為刺史出甫為華州司功參軍

時關輔亂離穀食踊貴甫寓居於成州同谷縣成州之上自負新采杞兒女餓殍者數人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宋注公不赴京兆功曹乃武上元二年冬當作廣德二年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鎮成都奏為節度叅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據新書表授員外亦當是武再帥劍南時事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瞪眎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甫於成都浣花

花

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咏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
冠其傲誕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無所依及郭英又代武鎮成都英又武人麤暴
無能刺謁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而適卒宋注按適自西川入朝在嚴武再鎮之前
領西川節度公方攜家至東川與留後章彝是歲崔寧即崔殺英又楊子琳攻西
最善適未嘗兼領東川時亦並無依高適事
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荆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宋注公居江陵及
陵無警舊書謂未維舟而江陵亂者乃沂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浦注自衡往
誤也二史載居變下峽事皆不詳
耳未嘗甫嘗遊岳廟為暴水所阻阻水不旬日不得食耒陽令知之自權舟迎甫
寓居也
而還永泰二年當作大歷五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浦注此說出於唐小說家
詳年譜末及詩集注明呈雜錄杜甫客耒陽頗為令長所時年五十九子宗武流
歲甫投詩於宰宰遂致牛炙白酒甫飲過多一夕而卒
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西北首陽山之
前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有飯顆山頭之嘲
前宋注唐本事詩太白戲杜云飯顆山頭逢杜頭頭戴笠子曰卓午借問別來太
誚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益譏其拘束也國陽雜錄眾言李白惟戲杜考功飯顆
山頭之句按此詩太白而破劉珣以之入史謬也若溪漁隱亦有辨元和詞人
嘗為考功其誣可不攻而破劉珣以之入史謬也若溪漁隱亦有辨元和詞人
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余讀詩至杜子美云云持病懶未就耳自後屬文者以稹

論為是甫有集六十卷

新唐書本傳

宋 祁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元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宋注：獻賦在天寶十載，新史誤。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恕預，父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嘗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維天子哀憐之，令執先人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三川，屬郾州縣。肅宗立，自郾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載，亡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與房琯為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庭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鎰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庭蘭託琯門下，貧疾皆老，依倚為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污，臣歎其功名未就，志

氣挫劬。覬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

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

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朱注。孺弱餓死。乃天寶十四載。自京

二載當以奉先。詠懷詩正之。出為華州司功。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補注。時亦因東則在至德

薪采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補注。此二句

下。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

世舊。待甫甚善。親至。一作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登武床。瞪目

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

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朱注。此說出雲

辨詳詩集。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遊梓乃實應廣德間。事至是惟寓變耳。大歷中。出瞿唐。下江陵。

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遊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

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一作卒。補注。此段之年五十九。甫放曠。不自檢。好

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

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冠亂。挺節無所污。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

憐其忠云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達人得一槩。皆自鳴所長。至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剩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於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